

一九四八年

观察

第五卷

第二一五、二一六、二一七期

第六卷

第四、五、六期

觀察

1224

元千三第份第

日十三月八年六十三

版出六期星逢

期一第



卷三第

魏德邁回國後，美國將如何的對中國？

動員·戡亂·行憲

論中紡讓給民營的方法

紐約通信

美國與德國

談話

皮爾遜強姦案翻案事答問 費青

魏德邁在中國所瞭解的，所

煩惱的，和可能建議的

(觀察專稿)

觀察記者

魏德邁在平津的一段

(北平·天津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記四大學聯考北平區漏題案

(北平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論朗誦詩

書評

朱自清

馬迪厄著：法國革命史

王繩祖

讀者投書六封·觀察漫畫一頁

撰稿人

蕭韓戰鮑錢鍾傑蔡趙雷楊楊贊傅程馮郭宜張張梁夏陳陳許高孫柳胡宗周李李吳沈呂伍王卞
公德世野端清邦維超海西孝希有移東沅實炎瘦友德魯克無白子廣純恩有啓迅之
繼籍光民和康彥藩購宗孟絳通雷孟至守今葆長秋德竹松筠敷寬忌適華亞田青裕乾復元中琳
顧蔭戴敏錢鍾錢劉潘趙葉楊楊傳曾馮章黃張張張曹陳陳陳許馬徐胡季周沙李吳吳何任王王
錫錫文鍾歌能大光家公人斯昭友新正德忠印維衡之君寅先義東學浩澤世永鴻韓芸
聲乾齡藝書川欣杰旦璧超復剛年掄蘭以銘昌絳堂再後哲邁遠初亞驢林郊浚培霖昌信萬晨生

撰稿人

讀者投書

七點希望

編輯先生：茲舉出我對當前局勢的七點希望如左：

- 一、反對政府「政治造匪」，「軍事剿匪」，加緊「政治剿匪」。
- 二、希望大選延期一至三年，避免完全包辦的民選。
- 三、嚴懲文官貪污，替中國政治做一番大消毒工作。若能殺貪官特任者一人，簡任者十人，薦任者百人，委任者千人，政治可立致肅明。
- 四、嚴懲武官貪污，替中國軍隊做一番大消毒工作。若能殺貪污軍官司令級一人，將官級十人，校官級百人，尉官級千人，軍隊可以大為振作。
- 五、對於基層羣衆的農民，宜履行諾言，推進速效之土地改革。
- 六、對於上層份子的公教軍及國營企業從業員，薪給待遇應求真正公平，嚴禁變相津貼。
- 七、對於豪門資本，課徵重稅，以平民憤。

吳中平 八月二十二日 南京

技術人員與內戰

編者先生：東北技術人員被害之事，張學良之後又有俞再麟。兩者都曾在官報各報廣爲宣傳，有翹耳拭目，瞻視多日，不准收屍等語。資源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孫越崎近在天津益世報發表文字，大意是勸誠技術人員切勿以爲自己不

是軍政工作者，八路來了可加優待，不致殺害，張俞即是前車之鑒，所以技術人員今後應該敵愾同仇，與「共匪」誓不兩立云云。

孫氏本人在工業界之成就及貢獻，令人欽佩。不過這篇文章却大大離開了「技術人員」的立場。侯孫氏說來，似乎八路打到一個礦廠，所有的技術人員都應該放下算尺和鉛筆，拿起步槍手榴彈同來犯的敵人拚個死活；既然不能投降（如果投降或被俘也將如同張俞一般被殺），則何如作戰到死？孫氏此種說法，顯然不是愛護技術人員。在抗日戰爭中，我們還沒有要求技術人員也去戰場拚命，現在在內戰中却要他們也去搞砲火，恐怕八路尚未消滅，技術人員倒完全被消滅了。這是否對國家有益？

八路對付技術人員的辦法，不一定和報紙上宣傳的相同。張學良事件我不清楚，俞再麟之死我却親自聽見北票煤礦負責人談述其中經過，和中央社的報導頗多出入。據云：「北票被圍時，守軍僅有砲營一營，彈盡援絕，危險萬分。其時共軍派兵士二人進來勸降，限十五分鐘回話。防守者既不肯降，亦不放此二人出去，耽延了一小時之久。於是共軍以爲二人業已被殺，即大舉進攻，子彈亂飛，逼進礦所。主持防守者始感驚慌，乃急率降書，命俞再麟攜出投遞。持書者出，即遭擊斃。因爲共軍以爲所派二人業已被殺，情感憤激故作報復，並不知俞爲何人。及悉二人並未遇害，遂亦不再傷害其他人員。」十年戰亂，奉命守土者，祇知先遣散其眷屬，見車搶車，見門奪門，技術人員反而身陷危城，終于殉難。此種事例，不勝枚舉。技術人員之傷亡，實亦國家元氣之損失。然其責任，何人担負，稍加思索，即可得之。

彭克普 七月廿七日 瀋陽

（編者按）本刊二卷二十四期載熱河阜新曹燮明先生一函，關於俞氏之死，彭說與曹說又不同，茲並刊之。

政府限制大學生就業又一例

業又一例

編者先生：北京大學農學院植物病理系本屆畢業生某君因成績優良，經由系方介紹，至中農所（前華北農事試驗場）任職，已由該所允准錄用。詎料該所近忽據某方通知，並附名單一紙，凡名列單上之畢業生均不准任用。該生不幸列名其中，遂至被迫破約。

大學生之「畢業即失業」問題，在去年度暑假中已成爲嚴重之社會問題。政府如索性不問不聞，雖足顯示其無能，然大家既然都已經曉得這個政府原來就是這樣的一個政府，則亦即不再說什麼。但如更進一步的以特殊手段限制就業，則其心地之褻褻險惡，手法之卑劣毒辣，已非吾人所能容忍。前見貴刊二卷二十一期嚴仁寶先生所投「政府封鎖大學畢業生的出路」一函，本人茲證實該函所言，確爲事實。

沈茂坊 八月四日 北平

反對恢復自費留學考試

編者先生：近報載教育部決予恢復自費留學考試，這是萬萬恢復不得的。津版大公報前有數篇專文討論這個問題，均主張極應取消自費留學考試，在公費上多增加名額，這正述盡我們的心願，替一些貧苦學生吐一口怨氣。我們一批數人曾參加去年教育部舉辦的公費留學考試，公費上未獲錄取，然均取得自費留學資格，乾脆不取也好，這樣就使人雖過起來。這年頭，除了豪門、顯宦，

暴發戶能有此力量，送子弟們去留學讀書（？）普通人家，談也不必談。看着這批公子哥兒們一個一個地出國，實寒透了心。前有人做統計，在美我國留學生不下二千人，其中公費生僅數十人，這就是個很好的現實說明。如果留學生不是有錢人特權的話，我們請求教育部立即停止自費留學考試之議，多增加每年公費名額，讓更多深知讀書的貧窮學子出去，這才是造就人才的基本辦法。

李 慶 八月廿二日 上海

以國家財富變爲一黨私產

黨私產

編者先生：最近青島敵偽產業處理局將全國最大的青島橡膠廠，青島啤酒廠，此外還有兩個麵粉廠，一個玻璃廠，全部讓與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所組織的齊魯企業公司經營，這等接管後即將原有工作人員大量遣散，遂使許多家在解放區的人無處可走，顛沛流離，受盡苦難。查敵產應公開核實，售與民營，國民黨何能利用掌握政權之關係，將國家財富變爲一黨之私產？

章幸之 八月九日 青島

禁舞問題

編者先生：最近政府決心禁舞。舞廳老闆和一般舞女，大起恐慌。日來西報抨擊尤烈，認爲政府在開倒車。從道德上說，舞廳應否許其存在，此處不談，不過我覺得今日政府要做的事情不知有千千萬萬，禁舞決非「當務之急」。把許多有關民生的大問題，擱下不管，專門去管這些細節小事，實在不敢苟同。而且禁舞也不是一句空話，許多人的生活隨之發生問題。政府不先解決這些人的生計，一味不開痛癢的「禁」禁，亦非爲政之道。未知先生以爲如何？

嚴若傑 八月十七日 上海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五）吳淞路
電話：四四四弄十一號

本期零售：每册三千元。

國內訂閱：平寄先付四萬。掛號
或航空先付五萬元

國外訂閱：全年美金五元（平寄）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王府井廣公府甲一號

儲安平主編
見聞
第三卷第一期
三十八年八月廿日

本期作者

許德珩：北京大學教授

樓邦彥：北京大學教授

李燭塵：華北工務理事長

楊剛：大公報駐英特派員

費青：北京大學教授

朱自清：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

王繩祖：金陵大學教授

魏德邁回國後，美國將如何的對中國？

何的對中國？

許德珩

在內戰的烽火連天，「勘亂」的總動員令已經發佈，國府副主席孫科一再的發表那史無先例的緊急求援的談話以後，被認為和中國政府當局相處最好的魏德邁將軍，受美總統杜魯門之命，充任特使，蒞臨遠東調查中韓兩國情勢。魏氏到中國以後，以比九一八李頓調查團還要來得顯赫，南北飛奔，搜集材料，聽取各方報告，而中國政府方面也都奉命維護的漏夜趕製報告，民間因魏氏此來，關係於中國現在及將來的命運，亦會多有陳述。

對於魏氏此來，中國社會上有兩種感覺：一、中國是獨立的國家，抗日戰爭結束後，曾經被稱為四強之一或五強之一，不管怎樣，中國人民對於戰爭的犧牲與貢獻都是很大的；朝鮮在戰事結束以前約五十年，一直是在日本軍閥奴隸的統制之下未能獨立的國家，日閥敗降後，南韓仍然在美軍管制之下未能獨立，現在魏德邁東來，竟然把我們中國與尚在他們軍事管制之下未能獨立的韓國並列，同為調查的對象，我們雖然十分的尊重韓國，時時刻刻願以平等地位待韓國，然而對美國此舉，不得不認為是種侮辱。二、中國自己的事，本來應當中國人自己解決，中國人自己也應當能夠解決，現在竟要人家來調查，並且還要歡迎人家來調查，漏夜趕製報告，使這時時刻刻受着生活壓迫與戰爭威脅的人民，感覺到中國這個國家現在還成什麼樣子！

這兩種感覺，可說是中國人民一般的感覺。現在魏使已經公畢，快要返美。他回到美國以後，美國政府將如何對待中國？這是我們急於要知道的問題。

二

有人說，美國對華政策已早決定；魏德邁之來，不過是搜集一些材料，聽取一些意見，作為着手進行的參考。而自魏氏來華以後，我們不是常常聽見美國朝野都說「美國對華的政策不變」嗎？

當然，資本主義的美國，加上戰後的杜魯門主義，它一方面是要擴大而能實際的把握着反蘇反共基地，同時，還要獲得廣大而足以消納過剩的資本與過剩的商品市場，從這兩個大的原則本身來說，美國現時的對外政策是不會變的，而對華政策也是不會變的。所以他們都說「美國的對華政策不變」。不過中國的政治本身却在變，並且急劇而廣大的在變。它由政協時代的停戰、和談、團結，變到現在的總動員、勘亂、大打特打。在中國這樣一個巨變的局面之下，美國的作法將怎樣？它是不是還應當保持着表面上觀望等待，實際裏來供應物資，出賣軍火的方法呢？或者，就應當進一步的使用那確

切而積極的方法呢？或者再來一下協調方法，甚至於壓迫式的協調方法呢？這是杜魯門主義的內心徬徨，也是我們政府中某些人物的焦燥。

觀望等待已經等待了許久！協調方法也會經嘗試過，那麼，所謂積極的作法是怎麼樣呢？這裏有許多不同的揣測，包括魏德邁東來以後，美國各方面的揣測與意見，我們無妨徵引一二：

八月五日舊金山廣播美聯社華盛頓電：『據此間權威方面消息，魏德邁特使中國之行，已獲結論，即美國可以遠較對希臘為大而性質相同的援助，單獨給予中國政府，以使戰勝中共，並恢復正常的經濟狀況。不過美國政府迄今尚未獲得蘇聯以軍需品援助中共部隊的證據。但中共部隊中所存留以前日軍重要武器則甚多；此等武器，係中共自日軍方面繳獲者。又稱：大多數專家都認為美國應當派遣一批重要的經濟與軍事人員赴華，擔任中國行政機關和軍隊之顧問，並予以十億至二十億元之援助，以提高中國中央軍之士氣，而澄清目前中國局勢。據稱：美國政府似不擬改變其對華政策……』（八月六日，天津大公報）

這雖然是一方面意思情願的說法，然而我們不能說它不足以代表美國一部份的意見。再看另一種說法：

合衆社於魏德邁來華的任務，有下面的推測：

『一、決定如何可以穩定中國的經濟，可能在亞洲也來一套馬歇爾計劃。二、查明美國是否放棄對中國內戰之「中立」地位，而以道義與物資支持蔣主席。三、分析美無在朝鮮談判的僵局，以決定美國是否將在朝鮮南部單獨行動。四、提供關於朝鮮軍事政府能否交國務院接管，代以民政管理的意見。』（北平世界日報，八月七日）

這是一種簡明而扼要的揣測，我們更看又一種說法：

舊金山廣播華盛頓電：『據可靠方面消息，魏德邁近已有報告，送達華府，美政府將於下月內以大批供應運往中國，從速結束戰爭……』（八月十四日，北平世界日報）

上面所徵引的一些估計，都是承認美國將要積極的援助國民政府，從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金融的方面，美國都要正面出馬，支持國民政府，達到澄清局面的目的。

當然，以杜魯門主義今日在歐洲對希臘土耳其的作法來說，上面的那些估計，不是沒有理由的。但是遠東不是歐洲，中國也不是希臘；加上兩年以來麥克阿瑟管制日本之結果，使他心滿意足地感覺到日本已然成了他掌握中百依百順的柔媚婦人，可以「隨他的意思情願而擺佈」。至其地理的條件，又為反蘇反共之適當地基，日本已然成了山姆叔叔心目中的第一愛人。所以近來他要百

般的嬌寵她，這個被嬌寵的狐狸精，將來是不是要變作東方未來的希特勒，早晚我們中國和美國人民還要再吃一次虧，這且不在今日日本文話下。反看中國，山姆叔叔雖然苦心經營了快將兩年，不但東北不能控制得佳作為反蘇基地，就是華北，連平津這樣短短的一條交通路線，也都是三天一翻車，五天一破壞，加上政治的腐敗，社會的混亂，民生的困苦，誠然是有口皆碑，中國的問題真是很不容易搞呵！所以中國之於日本，在麥克阿瑟等人看來，已經是無足輕重，犯不着用那許多的力量去經營。不過放下不管的話，裏面又恐怕要出毛病的，所以又有較為不同的意見：

羅拉多丹佛八日電，丹佛郵報八月三日社論：『在這樣一個飛機可以環繞的世界與原子炸彈的時代，中國的東方沿岸，就代表著美國的西方邊界，假定美國要確保其團結的民主原則，我們對中國的政策，也就必須民主。所謂民主的原則，意思是說美國不應該幫助中國政府來壓迫人民。蔣主席非常需要援助，去年杜魯門總統和國務卿馬歇爾建議，說中國政府若能擴大改組，就可以招致援助的時候，蔣主席也很願意多容納幾個自由主義份子到政府去……可是他們並沒有造成中國政府基本的改革。現在馬歇爾的使命既已失敗，美國必須決定他在遠東所採取的途徑，這途徑，是和中國有關……美國應當援助中國，但是僅能在一個確定的條件之下，這條件，就是擴大中國政府的基礎，其含意是：一、蔣主席必須把自由份子容納在負責的地位上；二、中國政府必須以國民黨的同等地位，給予其他各黨派；三、中國政府必須實行由中央到地方的官吏選舉；四、中國政府必須把公開審問、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人身保障等權利，給予人民……美國應該對蔣主席使用壓力，促他把這些權利，給予人民……』（八月十日，北平世界日報）

其他還有較為別緻的一種說法，就是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他於八月五日出席濟南各界座談會說：

『美國立國精神，即是援助任何國家為人民所擁護的政府，並非幫助一黨一派。對華政策原則上無問題，只有方法上如何可以不增加中國內戰或助長中國內戰。個人深盼中國政府的政策有所改變，使中共區的人民，能自動的贊助政府，中央及地方政府能與人民合作，美國的援助，自無困難……』（八月六日，大公報）

司徒的這樣一種談話，當然是充滿外交詞令的。可是，就是在這種外交詞令的談話中，也可以看出，在中國內戰的情勢之下，美國公然不顧一切來援助中央，也還有待考慮。

三

我們在上面不嫌麻煩的徵引了從魏德邁來華以後美國各方面的一些意見。

從這些意見之中，我們是不是可以歸納到下列的幾點，作為我們觀察美國對華政策之實行的一個輪廓？

一、杜魯門主義的美國，原則上是要支持國民政府，並鼓勵國民政府，反蘇反共的。二、要獲得反蘇反共的軍事基地，更以脅誘的方式，使國民政府擴大改組，加入美國政府所認為合式的民主人士與自由份子進去，達到他們所希望的擴大現政府的民主基礎，自我滿足的冀能澄清局面。三、以上列兩點為條件，給國民政府以軍事的、物質的援助，包括軍事訓練，軍隊裝備，以及若干美元的大借款。

雖然魏德邁將軍來華許久，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半點意向透漏他們將要這樣的執行對華政策，可是由美國最近在歐洲，在日本，在世界各地的所行所為，與美蘇近來在各地的對立情況，以及中國內戰發展的形勢這許多的事情來說，美國除了再取一些時的「靜觀」態度以外，上面所歸納的幾點，或者是他最近最可能的對華政策之實行的步驟。有人說，美國也可能再來一次調協，或者加重調協的分量，擴大調協者的單位，不由他單獨出馬。這樣雖然可能是幫助解決問題的一個作法，可是在美國反蘇反共的政策之下，在現時中國的內爭形勢之下，擴大調協的圈子若不能包括蘇聯的話，調協即歸於不可能，縱可能亦無結果。既然如此，則問題仍然要回到上面我們所歸納的幾點。但是由那幾點是不是就可能幫助解決中國問題呢？

我們很簡單的答覆說不能。不能的理由如下：

四

先就國共戰爭的前途來說。中國今日的內戰，究其歷史，已二十年；這二十年之間，曾經歷戰苦鬥過，然都未能以戰爭的方式解決得了問題。當然，政府方面，因為容易獲得較為便利的條件，較易於取得一時的戰爭優勢；但是戰爭繼續存在，這些優勢之獲得，不惟無補於問題之解決，而且還要加深困難，加重負擔。很明顯的，只要戰爭繼續存在，政府方面，為要控制已有的據點，為要保持已得的城鎮，為要維護已有的交通路線，工礦產業，是需要很大的兵力的。需要維持的地方越大，兵力愈多；徵兵、徵實徵糧越重。社會在這樣嚴重的戰爭狀態之下，經濟何能恢復正常關係？物價漲風，何能戢止？民生困苦，何能稍息？再加上每一城鎮之爭奪得失，即每一次要增多若干流亡無告之民，其後果都會落到握有政權者的身上；拖累愈久，慘痛愈深。美國在這種淒慘的行程中，來援助戰爭的一方面，出賣軍火、派送飛機、訓練軍隊，希望達

到實行他們的對華政策以解決中國問題。我們姑且不問美國願不願意承受直接屠殺中國人民的罪惡，即使甘冒不韙，而國共的糾紛也仍然不能解決。其不能解決之理由，繫於中國的政治方面。

中國人民，經過八年苦戰，困憊已深，其唯一的希望與唯一的需要是政治清明，能有一個為人民謀利益的、民主的、廉潔的政府。它在經濟上能改善人民生活，至少能使人民生活，在政治上能確保人民之自由，由此以趕上歐美。但就目前中國的政治來說，顯然的與這種要求距離遙遠。關於現時中國政治，吾人以長久生活在這社會中，耳濡目染，麻木漸深，不能作很深刻的敘述。美國裴斐教授，有這樣的批評，他說：『當前的中國政府，是中國近代最壞的政府，也是今天世界上最壞的一個政府，它無能，貪污，腐敗，半法西斯，缺乏真誠遠大的目標，除了依賴這個政府來維持他們的前途，或者依賴這個政府來騙錢的人以外，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不願積極的支持這個政府，只有那些雖對他不滿，却更怕共產黨當權的人，才不能勉強消極的支持他。』（觀察二卷十八期十至十一頁）

外國學者這樣的一個批評，使我們正視現實，感覺到政治這樣的貪污腐敗，人民這樣的困苦顛連，人權這樣的一無保障，豪門資本這樣瘋狂猖獗，吮吸人血；諸此等等，就是中國問題之癥結，此而不圖，則所謂擴大政府的基礎也好，加入些貌似民主自由份子也好，美國物資的援助與金錢的援助也好，何能解決中國問題。

因此，解決中國問題，其手段不是戰爭，而是和平。國際友人能以和平方法助我們解決內爭，使我們的政治趨於清明，民生即於幸福，人權得以保障，這無論是美國單獨出馬也好，美蘇聯合進行也好，都為中國人民之所歡迎，反之則為我們之所憎惡。中國人民不反美，也不反蘇，孫中山先生是列寧的朋友，也是林肯的信徒；我們只願意在中國的國土上成為中國人民安寧幸福的樂土，不願意成為國際鬥爭的基地。

八月十八日北京大學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動員・戡亂・行憲

樓邦彥

動員爲的要戡亂，戡亂爲的要行憲，行憲爲的要還政——這是政府當前政策的三部曲，也正是今天政府一切行動的準則。

去年歲末，國民大會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並決定「憲法實施之準備程序」，確定今年元旦爲公布日期，復議決新「憲法」定於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此所以大家都說今年是選舉年，明年便應該算是憲政年了，這也就是很多人熱烈地在喊着要行憲的背景與根據。然而天下事，不如意者常八九。國民大會原是在很特殊的環境下召集的，而由於中共的拒絕參加，造成了今天在法統一點上，一方堅持要如期施行新「憲法」和另一方根本否認它的僵局。同時，國共兩方的武裝鬥爭愈演愈烈，顯然已經超越了理智的境域，於是在經過了一番極度的慘殺與苦戰以後，政府毅然決然頒布了「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共十八條，其目的在「厲行全國總動員，以戡平共匪叛亂，掃除民主障礙，如期實行憲政」。從此以後，如果用陳誠的話來說，國共所進行的不再是「黑市仗」，而是國民黨政府又一度正式討伐共產黨，展開了所謂「剿匪工作」。雖然一切祇是名義上的改弦更張，事實上「打」一個字仍舊可以包括並說明所有的行動，但是法律上的中共地位業已發生了變化，老百姓的處境也確實是與以前大不相同了。目前的局勢無疑已混亂到極點，一方面爲要「戡平共匪叛亂」，我們的人力物力應積極動員，另一方面「實施憲政及各項有關憲政之選舉，均應依照規定，積極進行」，我們所不懂的是：這究竟是矛盾呢，還是奇蹟？

中立的西洋學者說我們的政府是「無能，貪污，腐敗」，虛心的中國人似乎也都該承認這些形容詞的真實性，是則以這樣的政府來厲行全國總動員，實在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情。從無論任何一方面來說，要做到真正的「動員」，必須有一個近代化的政府。一個不够格的政府，既無能，又貪污，又腐敗，沒有人會相信它能擔當得起這個近代化的任務。抗戰時的經驗，已是自目共睹，現在又要「動員」，其結果不難預卜。我們敢說總動員令雖已頒布，理論上一切與戡亂有關的人力物力自應積極動員，但是那些有背景、有「關係」、有勢力的官僚、豪門、富戶，當然仍將逍遙法外，甚或還要變本加厲地在新環境的

掩護下繼續剝削並累積他們的利益與財富，最受到影響的恐怕仍舊是一般有冤無處伸，有苦無處訴，終年在飢餓與疾病線上掙扎着的老百姓。這樣的動員並不是動員，明眼人看得很瞭然，政府當局的內心也一定很明白，然而政府還是決定這樣做，這正足以證明它到了今天確有「山窮水盡」「走頭無路」之感。然而政府所得到的必定是一個相反的結果：政府將越顯得無能、貪污、腐敗，它的威信必更下降。假使政府作今天的決策是因爲非動員不足以戡亂，那麼我們姑且不論戡亂政策的當否，以及是否有獲得戡亂成功的軍事與政治上的種種條件，我們至少可以說，一個動不了員的政府，在邏輯上，也就必然是一個戡不了亂的政府。

關於政策上戡亂的當不當，以及能力上政府戡得了戡不了的問題，在目前法令規定下，恐已超越公開討論的範圍。不過像目前這樣一面動員戡亂一面完成憲政的情形，是任何一個政治意識尚在清醒狀態中的國民所不能不開心的。這裏我們可以分三點來解說：

第一，用法令的文字來說，動員戡亂純是爲的要「掃除民主障礙，如期實現憲政」，這固然是光明正大的話，但細察之，其中實包含着極大的矛盾。眼看著我們就快要實施憲政了，而政府爲要掃除民主障礙，乃有動員戡亂之舉，但是從總動員令頒布以後，全面的真正意義的動員，現狀下的政府絕沒有能力做到。說起來傷心，政府却因此而取得了法令或理論上的根據，用來便宜行事，爲所欲爲。動員綱要規定「除本綱要已有規定者外，爲達成戡亂之目的，行政院得依國家總動員法之規定，隨時發布必要之命令」，這確實是一個範圍極其龐大的授權。我們原來就沒有享有多少自由，從此以後，自由的一切保障將更喪失殆盡；我們的新「憲法」所設置的各種相當合乎憲政條件的制度，我們原來就沒有建立多少基礎，從此以後，這些基礎將被毀滅無遺了。在表面的邏輯上，動員戡亂確似乎是爲的要掃除民主障礙，但是很明顯的，即使動員戡亂可以掃除所謂「共匪叛亂」所造成的民主障礙，其本身却無異又產生了無數新的民主障礙，舉其犖犖大者，例如徵雇、徵購、徵用、限制個人自由……等，不一而足。究竟甚麼是民主障礙呢？政府的看法不一定與我們相同，老實說，在

良心上，如果有人理直氣壯憤慨激昂地指出目前的無能、貪污、腐敗的整個政府本身便是最大的民主障礙，誰又能找得出更好更有力的理由來反駁它呢？

第二，再就目前的事實來講，漫天的內戰烽火愈燒愈旺，其影響所及的地區也一天比一天廣闊，在這樣混亂的局面下，談選舉，談行憲，除非是別有用心，或是想趁火打劫，我們實在看不出有多少理由，得能辯護何以非要挑選這個在任何方面都絕對不合適的時期來實施憲政不可。過去也曾有若干人向政府當局提供意見，認為政府在東北以及冀魯晉陝等省若干地區，不能在正常的情形下充分行使政權，於是各該地區的選舉事宜應暫緩辦理；也有若干人認為假使把中共所控制的範圍並不小的區域全都摒棄於選區之外，當然是極不公平，於是若不延期行憲，祇能讓留在政府區域內的人民團體來代替中共以及內戰區域的人民選舉。雖然所謂暫緩辦理和權宜的代替選舉，恐不過是要弄手法來造成一個變相包辦的騙局，但是事實上的困難與阻礙毫無疑問存在著，却是已被大家承認了。最近聞有國民大會駐粵代表張發奎羅卓英等四十餘人聯名上書國民政府主席與孫副主席，列舉多種理由反對今年進行選舉，並建議政府從速召集國民大會臨時會議，共同討論決定行憲問題；我們此刻尚難推測國民黨內這一部份重要人物有此舉動的真相和動機，但內有幾句話確可證明他們對於當前事實的認識：「在此內亂外患交相煎迫之際，普選能否順利進行，誠屬疑問，倘事實上不能依法進行，而草率從事，違反民意，開選政惡例，影響憲政前途至大。」又：「在秩序尚未恢復之地區舉行大選，最易予奸惡以利用機會，惹起地方上矛盾之爭鬥。」憲政的大廈絕不能憑空建築起來的，目前政府當局竟不顧一切客觀情形而要行起憲來，我們實在百思而不能瞭解它究竟要行的是甚麼「憲」。

論中紡讓給民營的方法

李燭塵

中紡讓給民營，政府早有諾言，事在必行，雖眼前尚有少數固執已見，以種種說法，撓動社會的觀感和政府的信念，然大勢所趨，並關係政府的威信，實亦不能阻止。現現政府之經濟建設方案，仍本第一期經建原則，輕工業應讓歸民營，故希望社會人士，正不必對政府此一措施，再懷疑義。惟作者認為讓給民營的方法與整個國家的經濟政策，大有研究的價值，故論列之以供政府參

第三，民主憲政是一種以理性為基礎的政治現象，而戡亂却相反的是一種以武力來對付政治異見者的舉動（雖然我們也承認所謂政治異見者也是一個武裝的政治集團），要在武力至上的時候準備實施以理性為基礎的憲政，無疑是一件矛盾的事情。在一個民主憲政的國家內，選舉一方面是產生公職人員的一種方式，另一方面又是對於一般人民的最好政治教育，這種政治教育之能否發生真正的作用，全要看一般人民對於選舉所具有的態度。如果人民視選舉為政府粉飾門面的勾當，或確認選舉為政府要弄欺騙的手段，那麼不但選舉制度的健全基礎無從建立起來，民主憲政的前途也當然更沒有把握了。本文不擬討論如何解決國內兩大武裝力量衝突問題的途徑，不過我們總以為在內戰問題沒有得到合理解決以前，無論為暫時的計，或為比較長久的基礎計，政府所要做的事情實在太多，它不應該作行憲的打算，而祇可以間接地在各方面讓一般人民多獲得些學習民主的機會，以為將來真正作主人翁的訓練與準備。退一萬步說，即使政府以為非「戡亂」不足以「建國」，我們也要敬告政府，它似乎應該考慮如何以光明正大的態度，向全國人民宣告這一個基本大原則：唯統一和平後始能行憲。我們誠懇地奉勸政府千萬不要利用做官心切的黨派來造成協議分贓的民主騙局，人民是最聰明靈敏不過的，他們或可能糊塗一時，但必終而會投到真理的懷抱裏去的。政府與其如此做，倒還不如延期行憲，而先在各地方試行類似新「憲法」中所規定的地方自治制度，一方面這是寓訓練與學習於試行，另一方面這又表現了政府在還政前夕的高貴風度。政府要是行憲的決心，在今天的局勢下，應該明白表示暫不作行憲的打算！

八月十七日 北平

考，並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

（一）讓給民營，其首先準備工作，即需將應讓給各廠的固定資產，實行估值。本來日本人移交清冊，各廠固定財產的價值，原有確定之數字可憑。惟因接收時，政府對各地偽幣，大大的打了一個折扣。若根據當時清冊，實行貶值，然後再升高若干倍，當非政府所願為。故現政府主張照二十六年各廠固定

財之價值爲標準，再按現時物價，升值若干倍，即爲將來之價值。其原則當然不錯。不過此處有應注意之點，即二十六年之估值，應爲除去二十六年以前折舊之殘餘價值。而二十六年以後，又經過十年之使用，亦應將此十年之折舊剔除，方爲各廠固定財產之價值。故不能含混的以二十六年的估值爲標準，概乘以若干倍爲合理。至於倍數問題，亦有考慮之餘地。因機件新舊之品質不同，其效能亦自各別。政府年來憑此大行收益，更不能視爲無貨之營養品。況政府讓給民營，應有扶助民營之意義存乎其中，似不能完全站在買賣的立場上，斤斤計較，大大的賺一筆無本利益，充實國庫，才算理得心安。

(二)讓給民營的方法。據聞政府有保留三成之說，再用向市場發賣股票的方式以移轉之。這種作法，在個人意見，似尚有商量的餘地。因所謂保留三成，不知政府在各廠總數之中保留三成？抑是在各廠之中分別保留三成？如係前者，則難免民間懷疑政府於各廠之中，擇其善者而據有之。如係後者，則又類似官民合辦。政府既只握有少數股權，不能有所操縱，則又何必多此一舉。故作者主張：政府如要賣，即痛痛快快的整個賣，不必有所保留，但發賣時則又需分別標售，聽任買主選擇。因各廠設備有上中下之不同，即標價有上中下之別。要買好的多出錢，買不好的少給價。不管買的人是張三李四，或財閥官僚，此處談的是買賣經，用不着在買賣上更有不合交易行爲之提議。至於民間如無力購買，則是另一問題，不在此文討論之內。

(三)中紡讓給民營，是勝利後政府履行諾言之一件大事。同時更是政府發展民營事業之一大決心。不過國民政府之經濟政策，一方面是發展國家資本，同時在他方面是節制私人資本。此次中紡讓給民營，是不是尚有節制私人資本之必要。本來中國是產業落後的國家，眼前是欲生產事業發達，必先要發達資本，獎勵民營。但發達資本，應有一定的限度，不能徒使生產事業由資本之發達而日趨發揚，而反使整個社會利益因資本之發達而日形偏枯。因資本雖是有形的財產，但它的本身是固定而不能擴大轉化的，必需加以人力的應用，始能滋長發揚，日形膨大。因此可知，發達資本，即與人力結了不解之緣。換言之即資本因參加了人力才能發達，則人力實爲無形之資本。故在現代的產業界中言資本，就不能忽略人力資本之一實事。

(四)勞力資本化，在理論上已無問題，今後亦必漸成爲實事。惟非常之舉，衆人懼焉。在普通公司中，實亦不易見諸實行。今中紡由政府讓給民營，如政府有決心使資本普遍化，則從資本主義走上社會主義之坦途，實可由此勞力資本化，作一個良好的開端。因既承認勞力爲資本之一部分，則讓給民營之

後，各廠中之從業人員（包括勞心勞力之兩部分員工），均應爲各該廠所有權之一員。然此所有權如何取得，則不外此次之買賣雙方，照一定之比例數給與之。今假定勞資雙方其股權將來爲四與六之比，其辦法：再假定政府出賣之某廠，其標價爲一千億元，則政府方面，應只實收八百億元，其餘之二百億元，即由政府給與某廠之從業人員。同時買廠之家，實出八百億元，但買廠之主，只能享有六百億元之股權，其餘二百億元之股，亦應給與某廠之從業人員。如此，則將來某廠即由勞資雙方，均以資本家之資格，共同利害，經營事業，則一切無謂之糾紛，應可迎刃而解。

(五)不過此處有應特別注意者，即以勞力取得之股權，實際上不能爲每個從業人員分配若干股，使之自行保有之。暫時只能於每年終工廠如有盈餘時，照股權分配紅利，而股權之獲得，則照從業人員每個人之薪給爲標準而有多少之不同。或者謂股票不歸從業人員自行保有，不仍等於空頭支票。實則不是永久不歸從業人員保有股票，假使從業人員只能短期間在某廠工作，是今日在甲廠取得股東資格，保有若干股權，明日又在乙廠取得股東資格，保有若干股權，則未免太便宜了。故勞力資本化之股東，必需終其身於某工廠，始能享有股票之權利。換言之，隨時解雇，即隨時取消股權，而應爲繼續受雇者之享有。若中途退職，當然各公司另有規章，而對股票一切遺產及所得稅，均照普通稅法實行，亦另寓有節制資本之意義。

吾人如此主張，並非高遠空乏理論，政府不讓給民營則已，如其讓給民營，此種辦法，實有實行之必要，因吾人知道，現時在中紡公司之從業人員，均對此事確有極大之希望，大有非如此實行不可者，爲防止將來賣出後發生意外風潮，何不先行審慎周詳，規定實施辦法，爲資本主義開一新紀元，於國內產業上作一大啓發，使社會普遍享受資本之利益，同時整個國家增進繁榮，事固無有益於此者。

更有進者，紡織雖爲中國有基礎之新工業，而戰敗後之日本紡織業，仍爲中國之勁敵，竊聞眼前日本經營此業者，極力主張集體經營，減少種種無謂之濫竽，因之減輕成本。本來日本工資只有中國八分之一，再加事務管理得法，其生產成本必輕。以此傾銷於南洋及中國各地，必將國貨打倒。或謂，眼前中紡在整個國營之下，似亦與此旨相符。不過國營事業之官場化，機構龐大，行政實感不靈，決難達成集體機能，同時又難收簡捷之效。假使能照本文主張，所有從業人員，都是股東之一分子而爲利害相關之一體，則大家聯合起來，萬衆一心，共同推動這一個集合之大體，當可收舉重若輕之效。

如本文主張的勞資合作工廠，理應協力同心，使事業得蒸蒸日上，而所得盈餘，必有可觀。國家為發展事業計，對於盈餘分配，必需有一定之限制。如超過此限制，則需課以累進之所得稅。如其將此盈餘發展事業，則又免予課稅以獎勵之。不過此處有須特別注意者，即如此以盈餘發展之事業，其所有權仍宜按母體之辦法，其中資財之百分之四十，應分配於新廠之從業人員。如此層層相因，層層擴大，各種事業將為全民所有。提高全民生活水準，從資本主義走上社會主義，這不是一條坦平大道嗎？

美國與德國

(紐約通信)

楊剛

以魯爾為中心，復興西歐的方案，看來是確定的了。圍繞着這個方案，無數困難問題正在展開。方案本身是否能實現，實現之後，又是否能够按它所有的目標行得通，都是方案當局所不能肯定答覆的問題。在這樣情形之下，為什麼當局要如此主張，而且主張得這樣堅定（至少在目前是如此）？莫非大政治都是試探與錯誤的過程麼？抑或這是一種確定的看法與做法成熟的結果，復興魯爾工業是一個結論而不是一個起點？

一 檢查一下過去，或者對這個問題能有些說明。

歐洲戰爭結束之時，大家都知道有了一個三強波茲丹協定。同時美國政府有一個治德方案，叫做T字第一〇六七—八號，內容大致與波茲丹協定相同，主要是德國非軍事化、非工業化（農業化）、非納粹化和再教育。這方案是在波茲丹協定以前，說不定還是羅斯福總統在世時製的，當時財長摩根索（新政派）的重要意見——德國農業化包括在內。

有方案必有執行者，執行者必有一套執行的政策。當時的執行者名義上是第三軍軍長巴登將軍。巴登將軍對於政治經濟與德國，絲毫不感興趣，而實際負責的是下面這幾位：

一、莫菲大使，（Robert D. Murphy）是國務部有名的歐洲專家之一。本人是天主教徒。英美聯軍在卡沙卜蘭下登陸之後，把法國的吉羅得將軍偷運到北非，欲圖使此公機達蘭之後，與英國支持的戴高樂抗衡的就是他，想利用維希舊勢力對抗戴高樂及法國內地軍的也是他。義大利投降之後，他領大使銜

時人通常將民營工業，以民族工業之美名予之。其實現階級之民營工業，去民族工業之境還遠，必需現在民營工廠，起碼走上一階段，漸漸的普遍化，方能踏上民族工業的坦途。因所謂民族工業，必所有工業為全民族所有，方能名實相符。此事在普通工廠一時不易實現，中紡讓給民營，正是中國千載難遇之機會。政府及資本家能慷慨的實行此一政策，確定由資本主義，大家不流血，而高高興興的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不誠為中國之一大盛事嗎！

作駐義美軍政治顧問。德國被擊敗後，他又領大使銜作聯軍統治理事會的美國政治代表。

二、綴拍準將（William H. Draper）是在美佔領區管經濟政策的。此人雖然是準將，但最大的經驗是在金融與經濟方面。在沒去德國之前，他有過悠久的銀行歷史和強大的東方財團背景。他曾在直屬摩根財團的銀行家信託公司（Bankers' Trust Co.）做過副會計長，後來又在紐約最大銀團之一，與洛克菲羅及摩根財團極有關係的底朗李德公司（Dillon Read Co.）做投資部主任兼副總理。這個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大量對德投資，助成了德國的鋼鐵復興。這次大戰前，它的總理是現在的國防部長福列斯特。綴拍先生在這公司的地位，不多不少，正次於福列斯特。他是東方財團中的中心人物之一。他是一個共和黨員，且屬於最保守的美國退伍軍人會（American Legion）。他是聯軍統治理事會經濟部的美國代表。

在這兩個首腦人物下面，還有許多工業家和銀行家。例如其中有兩個，一個原是美國共和鋼鐵公司（美國三大鋼鐵巨頭之一）的總理，名叫懷塞爾（Rufus J. Wisor）。另一個原是通用汽車公司所屬奧伯爾汽車公司的頭腦，叫做賀格蘭（Peter S. Hoagland）。賀格蘭先生管理德國生產方面。這些人大都是一輩子在投資事業，工業生產事業方面。按照他們的人生哲學與事業經驗，其對於德國問題的看法之傾向於以開闢資本和商品市場，擴大自己經濟作爲的權力和範圍，可以想像。

可以想到無論是波茲丹協定或者代表新政時代的T字一〇六七—八號治德方案都不能與上面幾位先生的興趣和做法相調和。吃那行飯就想那一行事。投

資家、鋼鐵工業家、和權衡外交家眼中的德國，當然應該另有一個局面。

從歐洲勝利之後到一九四六年春間止，紐約報紙的德國通訊幾乎是清一色的批評在德佔領區非工業化與非納粹化工作。許多認為已經失敗。有的將原因歸咎於執行人員幼稚，被德方愚弄，有的歸咎於指導方案不精確，有的說方案是對，只怪沒有行動，有的怪美國政策動搖不定。報紙把巴登將軍吵走了。但是莫菲先生緩拍準將和他的工業朋友還在那裏。

這幾位先生的困難不少。除新聞記者之外，還有財政部和商務部（當時華萊士是部長）派來的人，還有對外經濟管理處（當時主要在新政派手上）派來的人。此外，還有在聯軍統治理事會各部的他國代表，其中當然有蘇聯人。上面是波茲丹協定和治德方案蓋在頭上。非軍事化他們是贊成的。非納粹化和再教育，他們認為無關緊要，那是德國人自己的事。但是非工業化則非常頭痛。我們可以想像一方面是緩拍先生焦憂新政派在德國經濟上得勢，在國內國外會於自己不利，另一方面是莫菲先生煩惱蘇聯勢力侵入德國，而德國的舊基礎不足以抵抗。

好在他們兩個是政治與經濟政策方面負責的人物。他們排除萬難，穩打穩紮。在敵人的土地上恢復經濟與秩序，本不是容易事。混亂現象很容易持續。要緊是使新政派無所施其能。然後對指導方案發難。摩根索派去財政部專家一百四十人全被放在調查與顧問的地位上。對外經濟管理處的人只有旁觀的餘地。關於農業方面的人叫他們坐在房子裏做估計。結果，後來這些人只好先後跑回華盛頓告上狀。這些上狀都沒有用處。他們只好寫文章。

而德國方面，因為究竟是工業化還是農業化這問題不能定局，戰敗國的生產停頓與糧食缺乏就更成了不可避免的現象。

一九四五年十月，緩拍準將等就發表了一個報告。報告說波茲丹協定行不通，德國需要有出口貿易來養活她的人口。當時甚至傳出來說德國必需每年產鋼一千萬噸，才能恢復她的和平經濟。（現在英美認為德國每年鋼產應提高到一千萬噸，以開始復興西歐）這消息引起當時總統的遊德代表保雷（Edwin Pauley）美國西岸煤油家，到過中國的。（大罵。保雷於十月十日在國務部一個會議上說：

「現在有些人主張德國須年產一千萬噸鋼才能維持和平經濟，真是無賴。德國只消費三百五十萬噸鋼。

「是不是有些暗中人物在用壓力，想要恢復德國的壟斷制度，不管這種恢復對於世界和平是多是危險，不管原子彈，不顧百分之九十美國人民

的意志呢？」

紐約下午報十月十二日社論指出這些「暗中人物」就是緩拍準將和他的朋友們。當然，這是我們所不能斷定的。而且，保雷先生現在也不會講這些話了。因為現在好像一切毛病都出在蘇聯方面。

那時候，保雷先生不會把緩拍罵倒。不久，到一九四六年二月，緩拍準將提出了一個緩拍方案，包括三大要點：

一、德國非軍事化，解除武裝。
二、盡可能使德國有極多數量的工業設備，以資給外國作賠償費。（這個理由比較德國要和平經濟更說得過去。）

三、因為德國東部農業區被蘇聯佔領，西部德國農業不足自給，建議索性減少德國農業人口，比一九三九年德國農業人口最低時少一百萬。（當時農業專家計劃增加農業人口百分之三十。照緩拍方案到一九四九年，西德應只有農業人口七百七十六萬，照美國農業專家計劃，應增至九百一十五萬。）

一個記者指出這方案中關於農業人口的數字，說方案在說明一般德國人口量時，選擇比四強公認為合理者較高的數字。而在說明德國耕地面積時，則選擇最低的數字，因以說明德國土地不能養活德國人民。

在這個方案未出來時，儘管指導方案要使德國非工業化，但是農業機器、工具與肥料就無計劃向德國進口。到方案發表之後，華盛頓宣佈對德國肥料禁運。反之，美國要天天運糧食到德國去。而德國在三月裏就爆發了饑饉騷亂。美國糧食能出口當然是好的。但美國人民却要向政府納稅，才能使政府有錢去買糧食。這樣，人為的事實就形成了天造的必然。德國是天生的工業國家，非有工業，非有出口，德國經濟永久不能恢復，永遠騷亂。既要工業就不能不發展她的重工業。

我們無意說摩根索先生的德國農業化一定是理想的解決德國方案，照常情想，要把一個極端重工業化的國家變成農業化，或者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困難之一，就在於美國的銀圓與德國的工業有密切的關係。其實，這也不僅僅美德之間而已。

這是一方面。

二

另一方面，在德國工業應當復興的前提之下，德國納粹的情形如何？重工業本身無害於人，而且有利。使它變成空前的恐怖和災難者，是因為它在法西

斯納粹手上。

前面說過，在德統治的美方首腦人員如莫菲級拍等認為非納粹化並無緊要。這當然不大合乎情理。因為美國是以篤信民主出名的，怎麼會對於絕對反民主的、為害全人類的納粹思想和人物不加關心？不過，事實如此。底下引兩段時報的報告：

「從巴伐利亞到不利門……工商業還是在那批幫希特勒建築戰爭機構的老幫子手上。……在二十家重工業公司中有三十四個董事都是納粹黨員……」

紐約時報一九四五年九月廿一日，

「克雷將軍下令捉了八百個德國人。這是首次規模肅清納粹思想的舉動。」

紐約時報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這個首次大規模舉動是在德國被擊敗十個月之後。而在這以前兩個月，那就是納粹沒有開始被大規模肅清之前，美佔領區就進行了選舉。那個選舉，不是德國反納粹份子不贊成，英國蘇聯不贊成，就是美軍情報部都反對。結果最反動的基督教（天主教）社會組合得了絕對大多數。（關於這個黨以下再談。）

可以說這是非納粹化第一個階段。

接着，在這大規模舉動之後不久，克雷將軍就下令把非納粹化工作交給德國人自己去辦。交過去之後，美軍政府管理非納粹化工作的特別部對於德方這一工作，只能「觀察、報告、建設」，而不能直接命令德人去積極推行。

根據今年春間從德國回來，原在駐德美軍政府管無線電工作的何蘭（Field Horine）說，軍政府特別部的人幾次要求擴大他們的權限，當局不許。這裏再引幾句時報：

「在美佔領區，納粹依然抓着權力。他們威脅，並且迫害少數相信民主的人。」——紐約時報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二日。

這還是在克雷將軍命令下來以前的事。誰能想像這些有權力的納粹，在他們非納粹化工作拿過手之後，會迫害他們自己？

最後，在一九四六年聖誕節日，駐德美軍大赦了八十萬被捕的納粹黨人。無論這些人是否都是納粹。總之大概是小規模大規模被捕的納粹大部分自由了。以後，美軍政府就說非納粹化工作進行迅速，成績非常好。

非納粹化的徹底工作是在再教育，先抓人是不夠的。在教育方面的情形如何？上面提到的何蘭，在德兩年，因為對非納粹化工作不滿意，以辭職為抗議，於今年春間回來。在下午報和芝加哥太陽報上發表了一連五天的報告。關於教

育方面的，他說在歐洲勝利之後的一年間，軍政府沒有教育青年的方案，其後才組織了一個機關，以教打棍球來改變德國青年。他說這一套中百分之九十希特勒時代也有的。此外也有些美國人領導的討論會。但是討論結果，有時候竟不是德國人被美國人影響了，反是美國人受了德國人的教育。他說美國人的再教育方案都交給德政府的教育宗教部去執行。而那個德政府機關是由最軍國主義、最反動的份子把持着。在高等教育中，他說「情形最壞」。大多數大學都是「貴族性盲目愛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堡壘」。大多數學生與更多的教授都擁護希特勒。有幾個實在說不過去的教授後來被弄掉了，但是「多遲慢呵！」最後他說：

「許多證據指明，負責德方官吏，得了軍政府的許可，盡其所能保存有納粹與軍國主義關係的教授們。同時用一些難以想像的方法阻礙那些少數反納粹的份子。」——紐約下午報一九四七年四月廿三日。

洽治比這早一年，時報也有個報告：

「底摩爾博士（Dr. De Mott）是巴伐利亞政府官吏，他管理三個大學的用人政策。（這三個中一個是明興大學，被時報標題稱為納粹中心的——剛）他公然表示任何德人與「敵人」——美國人——同意的，不能參加教授。明興大學還是德國狹義愛國主義，軍國主義，種族主義的中心。二千三百學生中只有極少數民主主義者。他們和納粹的地下組織有聯絡。」——紐約時報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三日。

在這種情形下面，可以想像納粹或納粹同情者雖然是在紙面的限制之下，實際上天地甚為廣闊。他們沒有理由不進行做下面三件事情：

第一、恢復並發展他們的工業。

第二、恢復並發展他們的政治實力。

第三、進行地下組織，破壞聯軍統治。

這三件事情如果能做到，他們就有許多算盤好打。現在，我們看看他們這三方面的行情如何。

第一、工業方面，法本化學卡推爾（I. G. Farben）是德國、也是世界最大的壟斷化學工業。因為美國輿論與國會少數而有權力的幾個人的壓力是被解散了。但是只有幾個上層領袖被捕，不久將受審，它的一個有力量的律師，却變成了美軍區赫西省（Gret Hesse）的內閣總理。在法本已經宣佈被解散之後，它的股票價格本來已經從一三五降到六八。但兩三月後，價格反而高昇到一四一。五。

德國次大的壟斷化學工業是薛球公司 (A. G. Schering)。這也是納粹的。董事長勃雷克邁耶 (Hans Breckmeyer) 是納粹黨人。他曾被軍政府傳訊。他撒了一通謊，綴拍準將明知他撒謊，但是把他放出去，還要他做他的董事長。他計劃在奧國他的分廠做中心，做了一個發展方案。他要把他的一些大廠分成無數緊密聯繫的小廠。等聯軍走後，再把這些集中，成為重工業中心。為此，他計劃要與美國的杜邦化學大王發生極好關係。他建議將薛林的三分之一股票給杜邦，還給他的專利權、經驗和新發明。希望藉此得到美金，同時得到杜邦與法本合作時的種種便利，他要求能與杜邦「分割市場」。(杜邦與法本的關係任何一本美國壟斷經濟的書上都有。)

在鋼鐵方面，有一個胡根堡 (Alfred Hugenberg)。他是希特勒第一個內閣中的閣員，同時希特勒在工業界的宣傳家和籌款家。他現在是德國聯合鋼鐵公司 (United Steel Works) 的董事長。這公司是德國最大鋼鐵壟斷事業，在全世界僅次於美國的美國鋼鐵公司，所以胡根堡先生應算是魯爾區重要大王之一。

德國聯合鋼鐵公司的力量還不只此。有一個丁克巴赫 (Heinrich Dinkelbach) 是出名的納粹，聯合鋼鐵公司的董事。德國敗了，此公并未被捕，而且在英軍佔領區屬於這公司的一家鋼鐵廠作總理。

這公司的另一名角是薄思根 (Ernst Poensgen)。希特勒時代，他就在公司裏負責宣傳管理之責，同時在煤業方面，他曾經被希特勒親自獎以納粹大亨的最高獎章。一九二九年，他組織了國際鋼鐵卡推爾。德國雖敗，他的好運不退。現在他是聯合鋼鐵公司的總理。

這就夠了。不必再舉了。

第二、政治方面，除上面那法本公司的律師做了赫西省總理以外，克雷將軍所稱為非納粹化工作做得滿意的王吞堡省 (Wuttenberg-Baden) 却有一位一九三三年在國會投希特勒和納粹主義票的人做總理。由於這位總理的保薦和堅持，他內閣中的經濟部長是一個納粹，司法部長是一個狂魔軍的重要領袖，省法庭庭長是一個專反猶太人的納粹。

但是最重要的場合還是巴伐利亞省。巴伐利亞本是德國最保守的省份之一。人民幾乎全部是天主教徒。封建時代的大地主制度在天主教力量之下極力保存下來。這省份不是重要工業區域。

早在第一次大戰之後，這省份裏有一個巴伐利亞人民黨，黨員完全是天主教徒。該黨主張政治的天主教主義，狹義的愛國主義與軍國主義。在一九二〇

年反對與韋瑪憲法所奠定的德意志共和國合作。照一個美國人的說法，這是富於中世紀色彩的黨派。它是巴伐利亞最大最有力的黨。當希特勒勢力上昇時，這個黨就要與納粹合併，被拒絕了。其後一九三三年，該黨在國會中的黨員投票贊成希特勒做獨裁者。該黨解散後，重要黨員先後變了納粹或納粹同情者。

第二次歐戰結束，巴伐利亞人民黨搖身一變，就成了基督徒社會組合，依然是巴省最大的黨。謝謝戰後選舉之早，新黨派一般地沒有力量，它贏得了大多數的選票。

這個黨的上層人物全是人民黨過去的活動份子。現在這個黨在名義上和社會主義黨在巴伐利亞組織聯合政府，但是可憐的社會主義黨都是無主的孤兒。實際上政綱與行政機關人物幾乎全是基督教社會組合的。現在巴伐利亞的總理是納粹時代的法官，他手上不知染了多少猶太人與德國民主份子的血。他手下的教育宗教部長是希特勒的一個軍官兼秘密偵探。他手下的非納粹化部長原是人民黨的建立者。後來希特勒時代變成了納粹的美國遊說家和宣傳家，參加希特勒的謀報網。從非納粹化工作交給德人之後，直到現在，此公管着非納粹化的工作。關於巴伐利亞更詳細的情形，讀者可參考美國民族雜誌本年八月號一篇文章。

第三、陰謀方面，如果我們把一九四六年報上所登載的關於納粹陰謀都寫出來，勢可成一本大書。這裏只把一個文件的部份摘幾點以見一斑：一九四七年一月研究歐洲問題國際委員會發表了一個長一萬言的報告，由赫里歐、樊希達 (英國的勳爵，最反納粹但也最恨共產黨) 和丹麥外交部長莫勒爾簽名。

這文件指出：第一，前納粹領袖與外國漢奸暗中指導着一個納粹組織網，用沉默的恐懼手段使納粹主義在德國人民中間依然活躍。

第二，他們組織了納粹怠工團，有計劃的破壞農業生產。如勸農民及威脅他們不送糧食到城市裏去。在威斯特非尼亞，農民送穀者減少百分之五十。在工業方面也進行怠工。

第三、德國納粹在國外藏了幾十億美元作暗中活動費用。其中南美佔十億。

第四，衝鋒隊狂魔隊員公然穿着他們原來的制服在街上行兇。反猶已經不是秘密。

這文件斷定非納粹化已經變成了一個笑劇。倒今天，納粹勢力在西部德國已經是開始恢復強大，而且，只要在不得罪

駐軍的原則下，他們的基礎相當鞏固。在有些地方，他們甚至可以反對軍政府的法令，不受制裁。實際上，美軍是不是對於他們已經失掉了控制力，我們不知。何蘭先生在他上述的報告中，却沉痛的說：

「軍政府對於它區域內的活動，已經失掉了堅強的控制；德國人越來越在幹他們自己的把戲，其目的常常剛剛好與聯軍所宣佈的目標相反，這就是現實。」

以魯爾為中心，復興西歐。除了魯爾重工業的任務，由滿足德國和平經濟

皮爾遜強姦案翻案事答問

費青

安平兄：

刻接來電，承囑就皮爾遜強姦案翻案事即日裁文，正巧有兩個學生來訪，閒談中談到這案件，現在就把我和學生間關於此的一段對話，筆錄奉上。學生甲是學法律的，乙是學政治的。

費青 八月十六日 北平

甲：昨天報上所載消息，是否就可認定美國海軍部已把今年初美軍在華所舉行兩次軍事法庭中對於皮爾遜及其從犯濫立加所為有罪判決，予以撤銷，而把他倆無罪開釋了？

我：據中央社華盛頓八月十二日合衆電，雖於撤銷原判後還加上一句——「海軍部之聲明中未述明皮爾遜是否將再度受審，惟發言人稱：福氏（海軍部長）此舉或將使海軍部放棄此案，」——但當我們再參照聯合社六月十七日美南星州電美海軍陸戰隊司令范特格里甫特將軍所致皮爾遜家屬函件內容，則恐無罪開釋的可能性為多，而再度受審的可能性為少。

甲：若是我國提出抗議，於本案還能否有所補救否？

我：美國最近的法律有否變更，我不知道，依據美國原先的法律，則軍事法庭的判決，本來需得經過法定上級長官——如海軍部長——的覆核（Review），纔能生效。覆核的結果可能是對於原判的核准或不准，不准更得為還予無罪開釋，減低罪刑，或發還原軍事法庭更審，但不能還自加重罪刑。除發還更審外，經覆核後的判決即成為具有既判力的終局判決。大總統雖向

變為滿足賠償，再度而為復興西歐之外，這個重工業要緊的邏輯是很明白的。經過了兩三年，才能在今天把它正正經經的提出來，或者不但是因為國內國外環境已經成熟，且因為在前敵國內也有了欲罷不能的情勢吧。假如是，則我們祈禱它真的能造福於歐洲人民。否則風雲多變，納粹主義不是一個感恩知報的信條。

這篇文章不是論斷和批評。它只是一個記錄。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四日司達吞島

有特赦權，但也不能把一個已經無罪開釋者反而「赦」為有罪。所以，現在對於皮爾遜一案，除非美國海軍部的覆核結果是發還更審，我國縱提抗議，將不能發生法律上影響。并且，該覆核的結果雖我們尚未確知，事實上却早已確定，恐怕也不能因我國抗議而變更其內容。

甲：如此說來，這案可能已是絕症！皮爾遜果真被無罪開釋的話，美國海軍部這個覆核結果是否違法？

乙：我想應該是違法，因為美國法律，據我所知道，不問普通刑法或軍法，都承認強姦罪，現在皮爾遜既犯了強姦，而海軍部的覆核結果反而把他無罪開釋，這覆核結果當然是違反了法律。是不是？

我：這覆核結果當然是不當，從而違反了公道，但是狹義地或嚴格地講，不能說它是違法。我並非在替美國辯護，更不是在反觀美國以違法為合法。我祇想說明所謂「不當」和「違法」的區別，從而更說明法律的內在的有限性。任何一條刑法，——我們祇把刑法做例——都先規定了特種犯罪行為的要件，再規定它的法律上效力，就是所應科的刑罰。這些規定看來都很簡單明確，可是在實際適用起來，却不是如此簡單。適用刑法的步驟分三，第一是確認事實或行為的真相，第二是看已確認的事實或行為是否合乎特種犯罪行為的法定要件，第三是看已確認的犯罪者以鑑定的刑罰。這裏的第一個步驟，就是應該如何確認事實的真相，在法律上，尤其英美法上，可能有消極的規定，就是規定某種證據不能予以考慮，但是積極地什麼證據應

該認為真實，則法律無法予以規定，而祇能憑通常人的理解來判斷。例如在英美，這個證據是否應該認為充足的「事實問題」，就由不懂法律的判審員來判斷。於是，這個步驟便成為適用法律時最困難之點，因為事實真相本來就最難於確認。在課堂裏討論哲學，我們儘可懷疑，甚至否定，一切真實；可是在適用法律時，就不得不於有限的證據中來認定一個事實的真實。也是在這個步驟上，人的種種和愚昧偏見，最會影響了法律的原有公道，因為確認事實和適用法律的人，無論是法官或陪審員或其它，到底還是人，人就難免了有意和無意的錯誤。在普通法律裏的訴訟，法律為了補救這種可能錯誤，常規定了上訴等制度，但是上訴的次數也不能無限制，到了終局判決，事實上容或尚有錯誤，但法律上則已不得不認為定讞。這就是說：終局判決祇有「不當」而不能說「違法」。美國軍事法庭的訴訟程序雖和普通法院略有不同，但在本質上，則上級長官的覆核原就為了補救軍事法庭在確認事實和適用法律時的可能錯誤。假定上述美國法律最近沒有變更的話，則海軍部這次對於皮爾遜案的覆核結果在本質上便是一個終局判決，所以祇能說它不當，而不能說它違法。

乙：依此說法，這「不當」當然也祇是從我們中國人的立場而言，在美國人則一定認為為當而又當。於是，所謂法律尊嚴，司法獨立，法治國家，還不是全屬騙人？法律祇是一種主觀偏見的工具，尤其是政治上的偏見！歸根結底，在現在這個世界，一切還是決定於政治。

我：昨天我還聽到一個經濟系的同學說：「一切還是決定於經濟」，所以現在我們暫且不討論這個一切究竟決定於什麼的問題。法律的目的，本來是爲了人間的公道，公道就是人類經營共同生活中的一個要素，所以法律也是人類世界中一種不可或缺缺的制度，可是它正和其它任何種制度一樣，還得靠人來運用，運用得不當，它就無從實現它原有的目的。人的愚昧偏見使他看不到事實的真相，正是這運用不當的諸種原因裏的一個，它不僅於法律爲然，即對於其它制度，亦復如是。美國海軍部這次對於皮爾遜案翻案的理由，據報章所已見，是認為犯罪行為的證據不足，尤其認為軍事法庭的有罪判決可能受了中國學生抗暴運動的影響。這正足以顯示：現代國際政治下所造成的偏見，是如何掩抹了人的理解，使他看不到事實的真相，從而犧牲了法律的原有價值！

乙：更從而犧牲了美國在今後世界中的道義上領導地位。想不到羅斯福死了僅三年，美國竟會一落千丈到如此地步。自由主義原是以法律上的公道爲起

碼條件，現在美國連這點公道都不再想維護，他怎樣還能舉起自由主義做號召呢？

我：你們青年人因皮爾遜案而引起的憤怒，我是十二分的同情。同時，我們也得反躬自省，在今天的中國國內，貪污枉法，倒行逆施，那裏還尋得到一點公道正義？對自已人都沒有公道，我們還希望人家以公道相待麼？

觀察合訂本

- 第一卷上册
- 第一卷下册
- 第二卷上册
- 第二卷下册
- 九月十日前 每冊三萬五千元
- 九月十日後 每冊四萬元
- 外埠以郵戳爲憑
- 郵費：
- 掛號 每冊加一千元
- 航掛 每冊加八千元

本刊廣告價目

三十六年九月一日訂
每期銷行一萬九千份

地位	全	半	面
封底	二百二十萬	一百二十萬	
普通	二百萬	一百一十萬	陸拾萬

刊費先惠，長期刊載折扣從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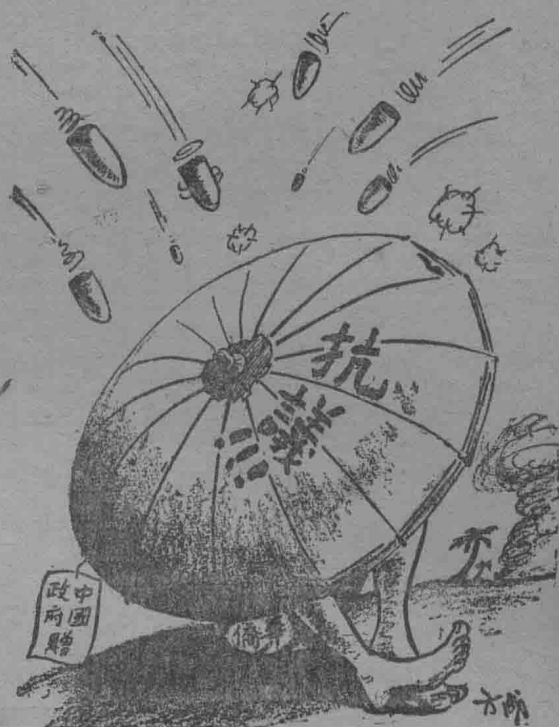


中 空
(轉)
DETROIT
FREE PRESS

觀察 漫面

贊成的舉手

稿 投 迎 歡



不 要 緊，牠 在 現 在 很 馴 良



被 釋 以 後 李 樺 作



魏德邁在中國所瞭解的。所煩

惱的。和可能建議的

觀察記者

(觀察專稿)

魏德邁將軍在這大熱天在中國境內南來北去，忙了一個多月，找尋事實，蒐集資料。茲已結束行程，業於二十四日離華赴韓。他初來時一再聲明將保持沉默，所收集的材料也決不公布，非待回到華盛頓與杜魯門馬歇爾商量以後，更不會洩露對華政策的機密。現在材料已收得相當多，並且在連日整理之中。在他離華前的最後一週中，他在南京與各方面人士接觸時，已不再像過去之只用耳朵，他自己也開始表示意見了。

有條件事實，他是十分清楚而且堅決地相信的：

一、他已不能不承認自馬歇爾調解失敗以後，這一年中共產黨的力量加強了，他從三方面觀察這一問題：共黨的軍事力量，不論人員、訓練、及所佔區域，均較一年以前大大的增加。其次，在經濟物資方面，他也認為共黨力量有極大的增加。主要是在東北。他所知道日本關東軍所剩下的物資，其豐富遠在一般人的想像之上。這些數字也許只在他的皮包裏，但從他和各方面所談的綜合來看，似乎不在美國援華總數之下。其中為蘇聯所運走的，似乎並不如宣傳之多。中共所能利用到的却不可忽視。但是共黨力量中增加得最快的尙不是上述二者，而是心理上的作用。魏將軍也許有點失望，中國社會各方對美國的感情即使沒有減低，至少也並不比馬歇爾在華時更為熱烈。中國人民對蘇聯的反感，也不如所傳之盛。他從美國大使館可以獲悉，所謂北塔山外患云云，未免言過其實。而中國人民對於政府的不滿，却從左傾分子膨脹到中立份子、自由份子、工商界人士，乃至親近政府的分子。——當然農民的意見是他無法獲悉的。他曾努力使自己相信，中國大多數人是不喜共產黨的。然而「我」之憂，「敵」之喜也。如以美國，中國政府算作「我」，中國共產黨算作「敵」，則「敵」的宣傳在中國人民心理上，加於政府的打擊，正是共產黨力量可怕的增加。

二、相對的，這個政府的不可救藥性也增加了。高級人員之腐敗貪污，中下級人員數目之多，待遇之劣，以及由此而必然產生的無效率，都比較以前有增無減。但最可怕的是各省政治差不多完全操在軍人手裏。魏德邁雖然自己是軍人，但對此一現象無法不皺眉。遠在兩年以前，他就表示若要把中國政治弄好，中國的軍人非退出政治圈子不可。他現在還是如此主張，但他似乎很清楚這個建議被採納的可能性極小。煩惱就在這裏。

三、他充分瞭解，這個政府已和人民完全脫了節。國民黨中的極端分子，其主要工作除了貪污腐敗以外，便是用盡方法把蔣主席從人民之中隔離起來。民生疾苦到什麼程度不用說，必須隱瞞，中國知識分子的真正意見絕對不許上達，原因是如果蔣主席經常與人民接觸，則這些人的貪污便無法隱瞞而繼續。魏將軍在調查了一個月的事實，聽取各方意見以後，努力在使自己成為蔣主席與中國人民之間的橋樑。這一使命似乎是來華整個使命中的前提。但是這個作為橋樑的使命有無成功的把握，只有他自己知道得清楚。在與全國各方面而廣

泛的接觸之中，除了國民黨中的極端分子以外，幾乎普遍的提出要求美國協助中國停止內戰的呼聲。這使他十分迷惑，因為政府的資料，人民都是主張「戡亂」的。也使他十分煩惱，因為照他所理解的上述第一第二兩點，即一年以來共產黨在各方面勢力的增加與政府的相對減低，他的工作顯然要比一年以前馬歇爾的工作困難多了。現在再談和平，共黨方面的難於商談將更甚於一年以前。美國當然希望中國和平，最好這個和平由中國人自己設法搞成功。要美國人來幫助，他不相信自己或任何會比馬歇爾更有辦法。退而求其次，他只好設法把這個政府弄得民主一點。然而現在政府正為「戡亂」而在總動員。他是美國人，美國政府自己也正在防共反蘇，忙得不亦樂乎，他又有什麼理由反對中國的「戡亂」？總動員時期為軍事上的必要而剝奪一點人民應享的民主權利是無可奈何的。於是乎，很遲鈍地，再退而求其次，他只好先把中國政府增加一點效率，減少一點腐敗貪污。因為即使要「戡亂」，效率與廉潔也不能不講究呀。

他在八月十九日延遲了一切約會，臨時應蔣主席之約作一次長談，報上說五小時，事實上是七小時之久。為了使他的話能忠實表達出來，翻譯的不是中國人而是一個 American。他自帶的使團人員，隨從他五年的股上層。他建議各省主席應由有魄力而穩重的青年文官擔任，他相信中國並不缺少此項人才，他自己就接觸過許多這樣的人。他在兩年以前就認為中國的軍人不能搞政治，蔣主席的將軍們並不能幫他多少忙。到現在他還是這樣看法，甚至只有證明兩年前的話更正確。從各種事實證明，美國所信任的中國將軍似乎只有一個孫立人。上次一億三千萬發子彈的讓渡與孫氏的職位陞降曾發生密切關係。

關於美蘇之間的合作與吵嘴，也是中國人所最關心的，因為大多數中國人認為中國問題是美蘇問題的一部分，是美蘇的內戰可能引起美蘇戰爭。可是魏德邁將軍不知如此看法。他認為和平雖不可分割，而戰爭却可以隔離的，除非內戰的雙方各有國際背景與援助。即使如此，戰爭還是可以分割隔離的，例如以前西班牙的內戰。美國當然願意與蘇合作，可是蘇聯政治不民主，把小孩子都殺壞了呀。要使蘇聯不侵略，美國非有武力不可。美國人都這樣想，魏德邁並非例外，內戰既可隔離，不致引起大戰，則中國的內戰也不致引起美蘇戰爭。由於這種見解，美國人可以支持中國政府「戡亂」。至於「亂」是否可以觀乎或越戡越亂，則是你們中國自己的事。

魏德邁帶了一大堆的「事實」回去，會弄出些什麼花樣來，此刻無人可以預言。但是太陽底下沒有新東西，人的腦力也都差不多，在防共的大前提之下，有幾件事似乎要來的：

一、再為中國繼續練新軍，地點是台灣，主持人是孫立人。由大